

随笔苑

金秋十月感怀

郭新章

金秋十月,收获的季节,不必说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,也不必说那和煦的秋风掠去暑气,只是漫山遍野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繁花似锦,以及金灿灿的丰收景象,已经令人陶醉!不禁想起了峻青先生的《秋色赋》——好一派迷人的秋色啊!

眺望窗外的秋景,赏读峻青名作,看着电视里播放的热播剧《伟大的长征》,我心潮起伏,陷入深深的思索……

十月从来不只是秋景烂漫的人间风月,更是深深镌刻在中华民族骨血里的历史记忆!

1911年的10月10日,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;1934年的10月,中国工农红军开启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;1945年10月10日,国共双方《双十协定》签署,确定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;1949年的10月1日,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,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,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!

1950年的10月,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,抗美援朝拉开了序幕;1964年10月,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,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;1971年10月,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和一切合法权益……

从祖国的十月,到小家的十月,这个月份于我而言,有了双重的分量。我的小家与十月有着不解之缘——一家三代四口人的生辰,都恰逢十月。这份跨越祖孙三代的时光默契,让家国情怀与小家欢喜岁岁相依,岁岁共鸣!

1988年的10月2日,女儿降生,给我的小家带来无限欢乐。秋日的晨光温柔明媚,正如女儿的成长轨迹:道恕街小学、烟台二中、英国莱斯特大学、伦敦大学学院……一路走来,女儿纯粹善良,积极向上。她生于盛世安稳年代,沐浴祖国发展春风,又接受中西方教育,在家庭温暖、家国祥和的氛围中长大,学成归国,肩负使命抱负与生活责任,是全家最温暖的希望!

1963年10月23日,是我爱人的生辰。十多年的苦读寒窗,她考入烟台师范学院(今鲁东大学)英语系,毕业后成为一名中学英语老师。她温婉向善,一生勤勉自律,待人赤诚热情,将三十二年的青春年华默默奉献给三尺讲台,坚守教书育人之初心,以平凡的坚守,书写人民教师的责任担当!她又是一位称职的夫人,全力支持我的事业,承担几乎全部的家务!她还是一位慈祥的母亲,对待孩子无微不至,百般呵护,女儿的成长,主要归功于她!

2016年10月29日,我的外孙出生,为我们小家增添了欢乐与圆满。他就读南通路小学四年级,品学兼优。每天的陪伴,都给全家带来开心与欣喜!一代更比一代强,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他将是最大的

受益者!

1962年10月31日,是我的生辰。我于1985年毕业参加工作,开始了为之奋斗大半生的职业生涯。乘改革开放东风,我有幸展现个人才能,为企业、为社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!半生脚踏实地,深耕啤酒营销事业;半生肩挑重任,奉父母善终,家人一直生活在幸福之中。

2022年的金秋十月,我告别深耕多年的岗位,正式退休。扎根企业三十七年,深耕营销管理一线,我数十年如一日恪尽职守、勤勉务实,在平凡岗位上坚守初心、担当尽责,为企业发展倾尽心力。当卸下数十年的工作重担,褪去职场奔波,我的人生彻底切换至全新频道,步入松弛自在、丰盈充实的退休时光。

从前在岗履职,为国尽责、为业担当,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;如今离岗归家,守护家人、取悦自己,是岁月馈赠我们的温柔。

退休之后,陪伴家人成为我生活的温柔主业。朝夕相伴,我悉心照料外孙的日常生活,陪伴孩子成长点滴,耐心辅导课业学习,见证他每一天的进步、每一点成长。看着孩童天真烂漫的笑脸,看着家中烟火袅袅、温情脉脉,心中满是踏实与知足。家国安宁,所以小家安稳;盛世无忧,所以岁月温柔。三代人岁寿团圆安康,便是寻常人家最质朴、最珍贵的幸福。

安顿好家庭日常之余,我终于有时间拾起在岗时无暇顾及的热爱,奔赴藏在心底多年的诗与远方。生活不止柴米油盐的平淡,更有琴棋书画的丰盈、笔墨山河的辽阔。

闲暇时光,我加入吕剧俱乐部,陶醉于传统戏曲文化之中。在唱腔韵律之间,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,修身养性,陶冶情操,让平凡的退休生活多了几分雅致与诗意。我走进烟台市老年大学,系统学习二胡。从前只觉民乐动听,如今亲手抚弦奏曲。日日练习,夜夜沉淀,指尖起落间,琴声婉转流淌。二胡声声,或轻柔舒缓,或深沉悠扬,既能抒发内心情愫,亦能安放半生心绪,让岁月有声有色、充实丰盈。

更让我心生欢喜的是,我重拾年少笔墨热爱,潜心散文创作,以文字记录生活、感悟岁月、抒发家国情怀。生活所见、秋日所感、人生所悟,皆化作笔尖温情。在不断学习与积累中,我有幸加入烟台散文学会,与一众文友以文会友、交流切磋,在文字天地里畅游山河、沉淀自我。

老有所乐,老有所学,老有所为,心中有热爱,生活有温度。窗外是美丽的秋色,耳边回荡着峻青的声音:我爱这个时代的秋天,我愿这大好的秋色永驻人间!

风物咏

我家门前那条河

赵阿芳

一

我家门前那条河,发源于胶东屋脊的崑崙山,沿山谷蜿蜒曲折,款款来到我家门前,掀起了几朵浪花后,又蹦蹦跳跳地继续奔向远方。它绕过高山,走过草地,奔腾了百余公里后,急不可耐地涌入了黄海的怀抱。

它不属于我,却是我打小的玩伴。我从小在它身边长大,在它身边玩耍,捉过鱼鳖虾蟹,见过风花雪月,度过春夏秋冬。

忽然有一天,我听了歌唱家于淑珍的《泉水叮咚响》后,内心一动,情愫开始悄然生长,莫名的思念也开始像河流一样静静地流淌。

二

寒冬时节,白雪覆盖了山野,也将冰封的河流掩藏了起来。隔着厚厚的冰甲,贴耳能听见隐约的“汩汩”声,那是河水在寒冬未曾停歇的脚步,低沉而坚定,仿佛在诉说着对春天的渴望。

万籁俱寂的冰面是孩子们的主战场,我们在河面上溜冰,打“姥姥婆”,隔着小河打雪仗,每张小脸都红扑扑的,每个人头上都腾腾冒着热气,欢声笑语响彻山谷,让寂寥的冬日一下子充满了勃勃生气。

河道里落差大的地方,因为水花飞溅,所以一瞬间会被冻结成各种造型的“冰疙瘩”,这是我最喜欢的,因为它们在我的眼里是另一个崭新的世界:有的像猪狗牛羊,有的像鸡鸭鹅兔,有的像远山绵绵,有的像丛林郁郁葱葱……形态逼真,惟妙惟肖。最妙的是我十二岁那年,竟然发现有一组“冰嘎达”像放电影用的发电机。这我可太喜欢啦!我忍着刺骨的寒冷,把那块冰坨敲下来,双手都冻僵了,好容易一步一挪地搬到我家门口旁边的石堆上,打算留着慢慢欣赏。可第二天放晴,明晃晃的太阳出来了,眼看着“发电机”一点点融化,不长的时间就融化成了一摊水。虽然可惜,可是那“发电机”的模样已经长久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。

三

每年立春之后,气温开始回升,残雪消融,冰封的小河又露出了真容,在阳光的映照下,冰面出现细微裂缝。我小心翼翼沿着裂缝蹲下,透过冰缝,听到有细碎的“叮咚”声,那是融化的雪水从冰面滴落,砸在下层的冰水上。再往下,水流声变得清晰了一些,不再是低沉的嗡鸣,而是有了节奏——“汩汩、汩汩”,像有人在地下轻敲小鼓。哦,我的小河睡醒了。

虽然春天已经苏醒,可是春水依然刺骨凉,没有人愿意去亲近它,小河就孤芳自赏地弹着琴,唱着歌欢快地流向远方。只有我,每天早晨起来,不顾母亲反对,一定要到河边捧水洗脸,那冰凉的清爽立刻就把晨起的瞌睡迷糊赶到了九霄云外。

四

夏天是小河性子最野的时候,热烈又奔放。尤其是入伏后,河里鱼虾成群,河边花木葱茏,大人小孩都喜欢来河里玩水纳凉。孩子们在河里戏水打闹,母亲们在河床的石头上浆洗被服,棒槌击打的声响此起彼伏,洗净的衣服被褥床单晒在石砌上,像是给河滩缝了一床五颜六色的大花被。

小河下游有个草甸子,那是20世纪60年代修水库时搬迁留下的遗迹,老房基里存着一汪一汪的河水,里面有很多青灰色的小虾,这是我的“秘密宝库”。母亲把我捉来的虾放进大锅里干炒,虾一变红就铲出来,白色的瓷碗装着鲜红耀眼的小虾,光是颜色就是那么诱人。小虾很鲜很嫩,即使没加任何调料,也是鲜得我“扶着眉毛吃”。那个滋味啊,至今一想起来,回忆里满满的鲜香。

我小时候一直觉得自己挺聪明、挺有能耐的,什么事都难不倒。可就是那回抓泥鳅,让我头一次觉着自己其实挺笨的。那一次,河里突然出现了一群我从没见过的鱼。那是一些长着胡子的鱼,后来我才知道,那是泥鳅。泥鳅的身子如蛇,我有点害怕。可是对美食的诱惑战胜了我的恐惧。没有装鱼的工具,我突然奇想,在松软的河滩上挖了一个漏斗沙湾用来圈鱼。我心惊胆战地一趟又一趟,竟然抓了十几条。够吃了!我飞奔着回家拿脸盆,可是等回来后,沙湾里面空空如也。原来它们的本能就是会钻沙!

小河温柔的时候像母亲,当然小河也有发脾气的时候,它怒吼的时候太可怕了:山洪一来,浑黄的洪水裹着石头泥沙在河道里翻滚,轰隆隆地响,像打雷一样震动着山谷。山上的朽木、河边的花生地瓜甚至还有苹果,都被卷进了洪水,在河面上漂着,村里大人们都站在岸上看着,那一刻,不知是在心疼庄稼,还是在看那一河的悲壮。

五

远处的山坡不知不觉间变黄了,紧接着色彩斑斓起来了,啊,秋天来了!河道里洪水消退,小河慢慢又恢复了最初的泉水叮咚。我还是习惯漫步在洪水冲积的沙滩上,那里有各种晶莹剔透的卵石,可漂亮了!

河道沙滩确实能寻到不少宝贝,我竟然还发现过一个石头人,那可能是土地庙里的圣物。

沙滩和水库之间有个草甸子,水库满时那里是水,水一退就长满青草。草甸中间有一个小山包,上面长满了松树和柞木,山包的东西各有一条山脉探进水里,我们村里人称它“双龙戏珠”,说是风水宝地,将来能出贵人呢!

不知不觉中,我长大了,那条小河被我揣进了心里,走到哪里都带着。天南地北的,心里总有一条河。我觉得,那就是我生命的源头。